

# 母亲的脚步

■胡天乙

1961年,我高小毕业,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县七中。这本来是一件令人欢呼的喜事,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,因为我向往的是一中,一中在县城,那里有我的二哥和四哥。而七中在一个偏僻的农村,连公社所在地都不是。

但母亲听到这一消息却很高兴,这从她那轻快的脚步中可以看得出来,因为每当她遇到高兴的事情时,走起路来就像风吹一样,我考上中学,她认为我为她争了光,她没有白吃苦受累,而对于又多了一份花销,增加了许多困难,她全不放在心上。

离开学还有一个星期,母亲就为我忙碌起来。那时二哥、四哥在一中读书,三哥在商丘一高读书,学生多,劳力少,家里一贫如洗,连个囫圇的被子都没有。我看见母亲有一阵愁眉不展,但很快脸上就露出了笑容。她似乎从破烂不堪的屋里看到了崭新的被子和衣服。接下来的几个晚上,她都在那暗淡的煤油灯下不停地忙碌。她把父亲盖了十几年的被子拆了,被面和被里有的地方已经被日月磨得像纱布一样,母亲把它们洗净、晾干之后,从中间剪开,又把两头缝在一起,缺少的部分,拿碎布补上。套子已经不堪一击了,一块一块的,母亲没有敢惊动它们,只是拿来一些破棉絮,用针线把它们连在一起。经过母亲那双灵巧的手,一条崭新的被子出现了。啊,只有我的母亲才有这种神奇的思维,又把想象变成了现实。

开学那天,母亲一大早就起了床。我睡意朦胧中感觉到母亲轻轻地走出堂屋,又走进了灶屋,又听见舀水、和面的声音,随后是风箱呜呜的响声。等我醒来时,看到满满一锅盖红薯饼子正散发着热气。平时我家没有这样奢侈的生活,这是母亲为我准备的一个星期的干粮。

吃过早饭,母亲把被子叠整齐,卷成一卷,捆好,又从床上取下还散发着热气的破单子,把被子包好,打了个结,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,然后,把晾凉了的饼子整齐地摆放在竹筐里,筐上盖上毛巾,又用绳子拦腰把

竹筐捆住。一切都收拾好了,母亲嘱咐我:“睡觉时,把单子铺在下面,天凉了,再铺被子,铺一半盖一半,没办法,你父亲几十年了也没有铺过褥子。”母亲好像很内疚,对不起我似的又吩咐我:“毛巾是洗脸用的。到学校后,要把馍拿出来再晾晾,省得发霉。”我不住地点头。母亲又说:“过一会儿你就去吧,十几里路哩,又要过马河,不好走,别去晚了。我干活去了,啊!”我答应了一声。看着母亲扛着铁锹,迈着沉重的脚步,走出了大门,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感动,鼻子一酸,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。母亲啊,你对我们太关心了,可是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啊!

母亲走后,我便一屁股坐在床上,发起呆来。眼前好像放电影一样,一会儿是孤零零的教室,散发着潮湿的麦秸,长着霉馊的饼子,一会儿是雄伟宏大的井子院,哥哥们的欢笑声,一会儿又是母亲满脸的汗水,疲惫的神情,突然又全部消失了,眼前一片空白。唉!怎么办呢?七中我实在不愿意去,如果晚一年划片就好了,我也能和哥哥们一起快乐地去一中了。可是现在,上天哪,你太无情了。

正在我茫然无措的时候,母亲回来了。看见我还没走,脸上掠过一丝怒气,立刻又平和地说:“我刚捣完糞,队长又让去蓄水池那边锄地,回来换工具。”我看得出来,母亲是不放心我。

母亲问我:“怎么还没走?已经半晌午了。”

我吭哧了半天,终于说:“我不愿意去。”母亲听了以后,显然有些生气:“为啥?”“学校不好。”

“咋不好?”

“我也不知道,我就知道不如一中。”

母亲叹了口气,坐在我的面前,开导我说:“七中是比不上一中,但是你尽力了,你考了个全校第一,上面把咱划到那,咱有什么办法?七中也不能说不好,你三哥不是从那考上了商丘吗?一中也有没有考上的,事在人为。”

## 槐树林

■顾广霞

种味道,虽说都一样香,可槐花嚼碎后,嘴里分明还残留有花粉的香气,怎会有一样的味?我的童年一直有槐树为伴,单调且快乐。

慢慢长大后,一直都喜欢简单快乐的生活,不喜欢繁忙的生活和太大的压力。总觉得人不该像弹簧一样,压力越猛,弹得越高,至少我没有那种柔韧性和弹力。紧张且忙碌的中学时代,对我来说就像残风扫落叶后的大地,除了留下极少的知识和校园附近那片槐树林对我的回忆,其他的都泛泛成圈圈点点,记不清了。

只要槐花一开,站在校园的任何一个角落,那香气就能流溢你的鼻孔,直抵人的心脾。高中生活是忙碌的,只有周日下午半天的放休,对我来说足矣。一猛子扎进那有成百上千棵树的槐树林,尽管它白得超出我瞳孔的承受力,让我看着眩晕,但我还是驻足于此,久久不想离去。它的香气虽浓却有一丝清甜夹杂其中;它不语,却道出了季节的快乐;它不算太大,却足以承载我干涸的高中时代,给我带来暖暖的回忆;它平凡得毫无新意,却是我青涩少年时唯一可以放心情性的“伊甸园”。

槐花美得短暂,也许就因为一年一季仅两三周的花期,转瞬即逝,我才更留恋槐花的美。即使凋零的槐花遍地都是,嫩黄的枝丫慢慢发青,我仍然每周去槐树林一次,它是我身边唯一成片的景色,我爱这片丝毫未被污染的槐树林。



盛夏时节,大片的青翠结合在一起,看上去像墨绿色,洒在林中的阳光普照着树叶,似青琉璃片一样美丽,再伴随着几声鸟鸣,立足于此景,君又何求?此时,我坚信任何来此的人都会心如止水。

美好是否都注定短暂?

幽深而恬静的槐树林,几日间竟从我的视野蒸发了,躺在地上的是一根根截得长短一致的木材。不久,轰隆隆的机器声摧毁了此处深远的静谧。又不久后,大楼就初见雏形。站于此处,我常对着那些生砖硬瓦发呆。

又到了一年一季槐花盛开的季节,在槐花盛开的时节,我又一次站于此处,闭上眼深深地吸口气,再也嗅不出飘洒在空中那清新的、香甜的气息。



## 风吹麦浪(组诗)

■路雨

### 风吹麦浪

四月的大平原上  
麦子经历了漫长的煎熬和等待  
正喜悦亢奋地酝酿着成熟  
一个个鲜亮的词语  
渐渐丰盛饱满  
齐刷刷的麦穗  
以极大的热情回馈大地  
在村庄之外  
憧憬富足的梦想

### 风吹麦浪

一浪挨着一浪  
平原上的村庄开始躁动  
金黄涌动 紧致细密  
在身边  
在眼前  
在心中  
一个丰收壮观的场景  
一幅辽远美丽的画卷  
在幸福地打开

### 夜色里的麦田

渐渐 渐渐  
那一片片金黄  
被装进了黑夜的口袋  
大平原上  
忙碌了一天的村庄  
开始静了下来  
温暖的小风  
在夜色里  
不紧不慢地赶路  
院子里  
父亲的一声轻咳  
跌落在地上  
抬起头  
我看见天空缀满了  
沾满麦穗光芒的星星

### 回家收麦

夏日的阳光  
把山坡上青涩的杏子  
抚弄得透出了黄色  
布谷鸟的歌声  
在旷野上回荡  
声声在催  
远离城市的乡村  
黄澄澄的麦田  
被成熟撩拨得躁动不安  
睡梦中  
我听到乡下的父亲  
披着满天星星  
磨镰的声音  
像当年睡眠朦胧时  
他在窗下叫我

### 回家收麦

一如当年  
晴朗朗的天空下  
父亲挥汗如雨  
头顶的草帽  
在麦田的深处晃动  
弯曲的腰身  
与大地平行  
那姿势  
像极了一幅素描  
让我感受父亲  
以及和父亲一样的乡下父老  
他们对土地的执着与热爱  
他们对丰收的膜拜和敬仰  
远远的  
我落在父亲的身后  
体味着父亲内心涌动的喜悦